

正月拜年

潘文才



夹菜,把最香的肉、最嫩的鱼往我碗里放。我有些不好意思,连说“我自己捻就是了”,岳父笑着说:“你别做客咯,喜欢吃哪样就捻嘛。”

岳父也在一旁点头道:“是啊,小潘别客气,多动筷子哦。以后有什么事,尽管说,我们都支持你。”

简单几句话,没有华丽辞藻,却直戳中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作为女婿,平日里再多的辛苦,再多的压力,在这一刻都被这份真心接纳融化了。眼前热气腾腾的饭菜,身边欢声笑语的亲人,让我真切感受到,这份亲情,早已超越了客套与礼

数,变成了血脉相连的踏实与温暖。

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,转眼间便到了返程的日子。得知我们即将返程的消息后,丈母娘便开始忙前忙后,将家中最珍贵、最地道的物产通通往车上搬。烟熏的腊肉挂着岁月的醇香,肥瘦相间,是灶火与时光共同酝酿的美味;紧实的香肠裹着秘制调料,每一根都藏着家的温暖;细腻米粉、软糯的黄糕粑,是家乡独有的舌尖记忆;带着露水的青菜鲜嫩欲滴,是菜地里亲手栽种的天然滋味;还有养得肥硕的土鸡,是老人们攒了许久的心意。她一趟又一趟地穿梭

在灶房与车子旁,动作麻利,眼神专注,仿佛要把整个家的温暖与富足,都塞进这有限的后备箱里。

我们几番推辞,说东西太多了带不走,说城里什么都能买到,可丈母娘总是笑着摆摆手:“城里的哪有家里的好,这是自己做的,放心,带着路上吃,回去也能慢慢尝。”岳父则在一旁默默帮忙摆放,时不时叮嘱几句:“这些菜新鲜,回去赶紧做了吃,土鸡留着炖汤,给孩子补补营养。”

终于要启程了,妻子再三叮嘱父母一定照顾好自己,孩子也挥着

小手喊道:“外公外婆再见啦!”岳父拍了拍车身,嘱咐道:“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,开慢点。”丈母娘蹲下身,摸了摸孩子的头,轻声地说:“听话哈,要好好读书,放假了常来看外公外婆哦。”

关上车门,车子缓缓驶离,从后视镜里,依然能看见岳父岳母一家伫立在原地挥手的身影,虽渐渐缩小,却始终清晰。那一刻我终于明白,后备箱填满的是空间,溢出的是父母小心翼翼的爱,刻录的是“家”的坐标,满载的则是父母未曾道出,却无处不在的牵挂。

这份牵挂,藏在烟熏火燎的烟火气里,融在精心准备的物产里,裹在一句句朴实的叮嘱中,跟着车轮一路前行。无论我们走多远,飞多高,都有一根无形的线,系在故乡的小屋,系在父母的心上。后备箱里的每一件东西,每一句叮咛,都是爱的信物,提醒着我们,身后永远有温暖的港湾,有永远为我们守候的亲人。

小小的后备箱,装下的是人间至味的温情,装下的是血脉相连的牵挂,更装下了一生都享用不尽的、最珍贵的家的温暖。

■ 潘文才,作品散见《贵州日报》《贵州民族报》等。



春序

杨智勇

踩过冻土
越过雪野
跨过冬与春
的交界
人们整装出发
檐角冰棱消融
一滴,两滴
叩响青石板
唤醒沉睡的泥土
枝头未抽新芽
却先漾开一层浅绿
万物奔赴热烈
春天的开篇
是温柔的试探
生物抬头
唤醒冬眠的梦
是我心底
悄悄埋下的
那一点
新生的期许

■ 杨智勇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,出版个人散文集《故乡印记》。

雪颂

唐德友

这天析析出的珍珠
折射的光芒
解构的片鳞
向低凹处完成一次素身
奔赴

所有飘雪都打印编码
流落
山峦锁骨
江河纹理
泥土深处蛰伏萌芽
消融弧形
掩藏
重生密匙

坠落时
云落在褪去
六角遗态
贴上风标
最轻的降临需要净爽的身段
不携带渴求
不惊扰凡俗眼光
晶体在睫毛
编撰归路
大地变得柔软
消逝得像未完成的拥抱
在万物苏醒前的枝头

■ 唐德友,贵州省诗联学会会员、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贵州日报》《贵州政协报》等。

甜酒香 甜酒甜

王朝平

现在,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,母亲就把甜酒酿好了,不光让小弟给我们带,电话里,我分明听到有亲戚和邻居的声音,正品尝着,还听到,他们称赞甜酒香甜,更称赞母亲的酿造手艺。

母亲酿造甜酒前前后的操劳,我们虽不在现场,但从小耳濡目染的经历,完全能够想象其过程。

首先,要准备糯米,以前是队里分的糯谷碾的,后来是自家种的糯米,现在只能向某户邻居家购买,因为进入七十岁后的十多年来,父母体力不济,为了省时省力,自家的水田均改种玉米,其次,要步行三公里到乡场上买酒药。两种材料备齐,便可进入下一步:冷水泡糯米,捣碎酒药丸子,洗甑子,洗铁锅,洗野地里捡回来的桐麻叶。

洗净后的甑子铁锅不能沾油;桐麻叶要晾干水分;糯米不能泡软,

要有点硬芯。蒸糯米也有讲究,不能太硬,也不能软烂,要软硬适中。蒸好的糯米饭,全倒在一张簸箕里,用小木勺扒拉摊开,温度降至手摸微凉,舀出一小碗放旁边备用。

这时候,捣细的酒药被母亲均匀地撒在糯米饭的表面,然后两手各拿一把小木勺,由外到里一道又一道对着翻,有板结成团的,洒少量温开水,使之大致松散。都拌匀了,坐于冷灶上的大铁锅内垫上桐麻叶,木瓢一瓢又一瓢舀入。满锅后,上部堆成小包,小土包的四周斜坡用瓢背轻轻拍实,接着用小木勺在顶部挖个坑,端着备用的那碗糯米饭,拌上特意留下的酒药碎末,捏成团,放入坑内,用挖坑时余出来的米饭盖住,又用一张桐麻叶贴覆坡身和坡顶,再用一层塑料薄膜整个蒙住,最后盖上厚实的棉被保温,工序就算完成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,要在早晚各检查一次,在几处位置的棉被揭开一道口子,手掌伸进去触摸,若有微热,表明酵在生发,否则,要烧堆小火在灶膛内烘烘,协助升温,促使发酵。发酵通常三至四天,先是淡淡的清香,随着锅内温度的升高,越来越浓,发酵结束,甜酒就酿好了。

酿好的甜酒,揭开覆盖之物,原先坚实的小土包此时已变得松软湿润漉漉的,一个个小气泡在断断续续冒出,酒酿汁早溢出来,使坡底与锅壁接壤的一圈,成了沼泽地。这时候,母亲会先舀一勺又一勺,让守在锅边的我和妹妹弟弟们先尝一尝,和往年一样,都清香,都甘甜。

弟弟送来甜酒后,我被这清甜和甘甜浸润着,感动着。

■ 王朝平,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修文县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贵阳晚报》《老年日报》等。



不忘来路

龙金毓



每次驱车从贵阳前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石洞镇黄桥村,窗外的景致从都市繁华渐变为山野葱茏,我的心便不由自主地柔软下来。这片曾收留我父亲,给予我们全家重生希望的土地,是藏在我血脉里的根,是藏在岁月中最温暖的光。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风雨飘摇里,是黄桥村的淳朴乡亲,用最朴素的善意,为逃难而来的父亲撑起了一片天。

父亲常说,那年他揣着仅有的半块干粮,从锦屏县平秋镇一路颠沛到黄桥村时,早已衣衫褴褛、饥寒交迫。陌生的村落,无依的处境,让这个年轻人陷入了困境。是村口的阿婆先发现了,递上了一碗热乎乎的红薯粥,那碗粥的温度,父亲记了一辈子。乡亲们没有过多的询问,

没有丝毫的嫌弃,像接纳自家人一样,接纳了这个外来者。

王大叔腾出了自家偏房的一角,让父亲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;陈婶时常端来粗粮饼子、腌菜,填补父亲口粮的空缺;农忙时节,乡亲们会喊上父亲一起下地,手把手教他做农活,分给他人间烟火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黄桥村人把仅有的温暖,毫无保留地分给了这个异乡人。他们不懂什么是施舍,只知道“都是苦命人,能帮一把是一把”,这份纯粹的善意,如春雨般滋润了父亲干涸的心田,也在我心中种下了感恩的种子。

后来父亲在黄桥村扎根、成家。感念着乡亲们的再造之恩,父亲始终勤恳踏实,凡事冲在前面,凭借着公道正派的品性和敢闯敢干的

劲头,被乡亲们推选为村大队党支部书记。任职期间,他牵头修通了村里第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,解决了农产品运输难的问题;带领大家开垦荒坡,引种高产水稻和果树,让家家户户的粮仓渐渐满了起来。父亲常说,是黄桥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,他能做的,就是让这份善意生根结果,让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子。

这有我全部的年少记忆。夏日的午后,总爱捧着竹筒,和儿时的伙伴们冲进田埂边的水洼里捉泥鳅。浑浊的泥水溅满衣衫,我们屏住呼吸,盯着泥水里晃动的小身影,伸手去抓时,泥鳅却滑溜溜地从指缝溜走,引得大家一阵嬉笑追逐。到了周末,就结伴去村旁的小河捕鱼,用竹竿绑上简易的渔网,在浅水区耐心守候,每当捕到几尾小鱼,便

像得了宝贝似的,提着串在草绳上的“战利品”,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家,满身泥点却满心欢喜。那些细碎的温暖,拼凑成我对故乡最鲜活的记忆,也让我深知,这份乡情重逾千斤。

如今我虽常年在外奔波,但心中始终牵挂着黄桥村。每当家乡有修路、建校、办文化活动等事宜,我都想尽自己所能贡献力量。想替父亲、替我们全家,回报当年乡亲们的救命之恩、容身之德。看着村路越修越宽,学校的教室越来越明亮,老人们在文化广场上享受晚年,我便觉得无比欣慰。

岁月流转,当年帮助过父亲的乡亲大多都已离世,但他们的善意从未消散,早已融入黄桥村的山山水水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。每次回乡,走在熟悉的田埂上,触摸着斑驳的老屋墙,听着乡亲们亲切的呼唤“老三回家了”(我在家排行老三),我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光的温情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,都承载着全家的感恩与眷恋,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掉的牵挂。

有人说,故乡是用来怀念的。而于我而言,黄桥村不仅是怀念的归宿,更是精神的港湾。它教会我善良、懂得感恩,让我明白无论身份如何变化、境遇如何变迁,都要坚守初心、不忘来路。这份深沉的乡情,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,我会永远珍藏在心,也会继续用自己的行动,守护这份跨越岁月的温暖,让黄桥村的善意与温情,代代相传。

■ 龙金毓,贵州省报业协会理事。作品散见《贵州日报》《经济信息时报》等。



寻春逢雨

蒙勇

今年的春,来得格外早。如果以春节为界,比去年早了足足十八天。去年,《寻找春的色彩》是在春节上班后第三周的周末进行的。今年,寻春也因春的早到,提前在春节后上班的前一天。

今年寻春,天气和去年一样,无风,阳光明媚;路线也和去年一样,就在我居住的县城的一个公园;感受,与去年有许多不同……

进入公园,给人一个很“新”的感觉。铁红色的沥青干道延伸向远方,取代了去年那条有些坑洼的断头路。连接亭台楼阁和长廊的青石阶、青石板,也没有被更多的游人踩过,新新的,干干净净的。亭台楼阁、长廊,包括公共厕所的屋脊、屋檐上的彩画也是刚上色的,很艳。草坪里,要么是造型别致的汀步,要么是设计新颖的鹅卵石步道。游乐场海盗船、木马、滑梯都是崭新的。去年还稀稀疏疏、品种单一的植物也丰富了,造型多出了很多花样。

往前走,边感受一年的新变化,边寻找不一样的春……

我一直在寻觅。寻觅去年看见的第一棵、第二棵、第三棵白玉兰,但始终没有找到。或许是,那三个“显眼包”之间,已经种上了许多白玉兰,他们已经融入了一个白玉兰大家庭,绽放的已经不再是自己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洁白,留给世界的早已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洁白无瑕。

那片红叶李林,红色的叶子还没有吐出新芽,雪白的花已经开满了。与白玉兰一起,向整个公园的百草园昭示春意。

紫玉兰林,还是一片寂静,含苞待放。向阳花木早逢春。海棠林子也只有边上,向阳的那几株开白花的,开了花。

樱花开了,也只是白色的开了。林子下的百花三叶草也开了,红花的也没有开。一对夫妇,陪着四个老人,带着一双儿女,在树下寻找那四瓣叶子的“幸运草”。小孩不时发出的欢呼声告诉我,他们是幸运的一家子。

整个公园里,绝大多数的花都是白色的,其他颜色的几乎没有开放。

站在公园里远眺。山坡上、田野里,大多数的花,也只是白色的。

或许是春还不够深。也或许,大自然的第一抹颜色就是代表纯洁的白色。一开始,总是单调的、纯洁的。只有经历风雨过后,才会变得多姿多彩,纷繁复杂。

正思索着,为什么大多数先开的花都是白色这一自然现象。

突然,下起了雨点,伴随着起了风,还响起了春雨。

我急忙躲进长廊避雨。坐在长椅上,看雨中的阳光,阳光中的雨,雨帘被映照得金黄,雨水带着阳光渗透进大地,浇灌着万物。

雨,慢慢的,向其他地方移动。我寻春的地方放晴了,微微的春风,轻轻拨开薄雾,山渐渐润润起来。田野的油菜显出了金黄,河边的垂柳冒出了嫩绿,坡顶的桃花吐出了粉红,池塘的青蛙哼出了小曲……

我想,这应该就是春风、春雨、春雷,春天的阳光的无限力量吧!

雨后,空气很清新,阳光继续普照大地,整个世界,变得多彩。

欣赏着繁花似锦的大自然,往回走。大路上,一排排合欢开出了一簇簇金黄的小花,喜鹊在枝头欢快的歌唱。合欢细细的花、细细的叶,喜鹊的欢歌,装扮着车水马龙的街道。年味褪去的大道,川流不息的车辆已开启征途,车头是生活,车尾是故乡。

大道旁边,显眼的位置,立着一块很大很大的宣传牌,红色的,上面写着“劳动光荣 创造伟大”八个耀眼的大字。

借着宣传牌红色的背景,我不停地按下快门,拍摄到快节奏生活的底色。有环卫工人服装的黄色,有快递小哥三轮车的绿色,有外卖小哥头盔的彩色……

恍然。我从醉人的美景中悟到:春天没有定义,它是丰富多彩的画卷。

■ 蒙勇,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贵州民族报》《毕节日报》等。

